

油盐寺

名家走笔

◎杨东标

储君吉旺邀我和一批文友,去看油盐寺。油盐寺在宁海越溪王干山上。

这个寺名有点特别,有点新鲜。大凡寺院取名或与禅意有关,类似妙相呀,广德呀,宝莲呀等等;或与当地地名有关,或山、或水、或村庄。而这个寺院竟取名“油盐”,莫不是与百姓日常所需的柴米油盐有关?

说笑间,便到了王干山。

王干山真是一派风光!站在油盐寺前,视野开阔,目穷千里。一片沧海桑田在暖暖的冬阳之中,蒸腾着雾气,隐隐绰绰。港湾,海涂,岛屿,水田,水汪汪的,银亮亮的,散发着活泼而清新的生命气息,让我眼前一亮。年轻时,也曾来过王干山,没有这样的感受。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好地方,让我这个宁海人不由生出相逢恨晚的心情来。

这里便是三门湾,便是闻名的双盘涂。当年,围海造田,县里一位负责人专门邀我来工地参观过。想不到才十几年工夫,一片原始的茫茫海涂,已是满眼蓬勃生机。养殖、种植,水网连片。真是星移斗转,沧海桑田,换了人间。现在,王干山已经被县里开发成一处旅游胜地,游人络绎不绝。中央电视台在做“日出东方”专题栏目时,还专程来到这里,拍摄了东海日出的壮美风光。

现在,让我们转过身来,面对油盐寺。寺院格局不大,正在扩建,一片忙碌景象。令我们惊叹的是,寺院后面山上的三组巨石,犹如横空出世,兀然而立,如劈如削,如凿如雕。其造型奇特而醒目,一似中国画里的枯墨皴成。这又让我眼睛一亮。三组巨石,成了王干山独特的一景,可谓标志性的景观。真是天造地设,天工造化!天下妙景总是给观赏者发挥想象的天地,你说这三块灵石像个什么呢?什么都可以想象,全凭着你的聪明才智。储君说,最合适的莫过于“西方三圣”的佛像了。有了这“三圣”坐镇,油盐寺可以香火鼎盛,名声远播。

油盐寺便坐落在这样一个奇妙的境地。你不能不想到“得天独厚”这个词。然而,我总觉得还缺少一点什么。它还有更深的文化涵意吗?

储君一笑,指着寺院旁的一块巨石,说这就是文化。我们这才发现,寺院内卧着一块巨石,呈椭圆状。上有缝隙,深深浅浅,凹凸凸凸,有些岁月了,犹如一位老人脸上的沧桑。储君给我们说了这块巨石的来历:

据清光绪《宁海县志》记载,油盐寺原名崇寿寺,建于北宋乾德二年,后又改为延寿寺,已有千年历史。而民间流传的故事,似乎比这样的记述还要早一些。唐朝年间,天台国清寺有一僧侣名王干,渡海去普陀拜佛取经,回来途遇风浪,狂风巨浪把他的小船搁浅在这里——时称石头山下的海边。王干上山一看,竟有如此妙境,于是就在这石头山的三组巨石下建了一座寺院,人称石头寺。

在石头寺的日子很清苦,没有油,也没有盐。不单寺院里没有,附近村子里的百姓也吃不上。王干常常跋山涉水去国清寺取来油盐,供当地百姓食用。

一天深夜,寺院旁的那块巨石突然发出声音来,王干好奇,起来一看,只见那石头缝里竟然流出油盐来,一左一右,油是香的,盐是银白的。王干好开心呀,这是佛祖赐予我的,赐予百姓的。

石头寺的名声由此响亮起来。

几十年后,王干老了。取油盐的活儿落到了一个和尚的身上。小和尚不肯每天半夜起身,而油盐又总是限量的,涓涓滴滴,流到拂晓时分,自动停止,数量只限三瓢。小和尚便瞒着师父,拿了钢钎和铁锤,叮叮当当,把洞口凿得比碗口还大。他想何不多取些油盐呢。

结果呢,洞口大裂,从此不再有油盐流出了。

当地百姓,为了纪念王干和尚,就把石头山改名王干山,把石头寺改为油盐寺。

这就是王干山油盐寺的来历。一个意味深长的民间传说纪念着一个人,一种品德;也批评着另一个人,另一种品德。真是一个好故事。它警示人们,勤劳和清廉是一种美德,千古传颂;而慵懒和贪婪则为我们所不齿。我心里一颤,不禁有些感动。油盐寺因此而变得深邃起来了。它前有沧海桑田,后有“西方三圣”,内蕴朴素而深刻的哲理,可谓三绝。一个寺院,有此三绝,也就足够丰赡了。

不知是谁,为此撰了一副联,联曰:

王干来天台,登普陀,留此寺,多行善;
油盐出石间,取所需,惠百姓,别贪心。

这副联简单明了,易懂易记,意义深长,如今挂在大雄宝殿的两旁。当然,联上没有标点,是我加的。

王干山如今已经开发成初具规模的景区了,用坚固的木条制成的七百米栈道让游人绕山一周,一步一景,尽兴流连。而油盐寺则是王干山的精灵所在,不单是因为有很美的景致,还有心系寻常百姓所需要的油和盐,以及如何取得油盐的人生启示。

时间该去哪儿

◎陈贤虎

梭罗在他的名作《瓦尔登湖》中如是说:“时间只是我垂钓的溪流。我啜饮着溪水,望见了它的沙床。”我总想掬住匆匆而逝的光阴,它却常常从指尖中溜走,不经意间就岁月蹉跎。于是一遍遍地问自己,时间都去哪儿了?

时间都去哪儿了?有的人喜欢睡懒觉,一有机会就宅在家里,睡得昏天暗地,不知今夕何夕。有的人喜欢上网、玩游戏,看狗血的电视剧,离开这些玩意,简直要人老命,恍如世界末日来临。有的人喜好逛街,只逛不买,但也算是锻炼身体、培养审美情趣。有的人热衷摸几圈,呼朋引伴,手挥五弦,目送归鸿,有如谈笑用兵。有的人为了写八股文章,寻章摘句老雕虫,喝浓茶,撒黄尿,耗费精神无数。有的人为了鸡毛蒜皮的琐事,与俗人争气,定要分出高低,终惹得满肚怨气……

于是,我们远离书籍,忘记了呵护心灵的精神家园。在信息电子时代,有人不屑读书,以为看看帖子刷刷微信,看些碎片化的文字,读些无伤大雅的段子,就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。

于是,我们冷落了父母。这世界上,最在乎我们的始终是父母,我们走得再远,也走不出父母的心灵广场。而我们总是搪塞各种理由,寻找各种借口,忙得没时间去探望生我劬劳的哀哀父母。

于是,我们习惯了抱怨。虽然我们比过去有钱了,但幸福却没有如期而至,我们看不惯周遭一切,埋怨社会阴暗,埋怨人情冷淡,总觉得活得憋屈不痛快。时间改变容颜,时间带走激情,时间也一点点被我们的怨气、戾气消磨殆尽。

时间老人是公平的,不会偏袒任何人,就看你怎么对待它。与其抱怨时间都去哪儿了,不如好好想想时间该去哪儿?

最是书香能致远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在温暖的午后,手捧诗书,或者看些历史掌故,或者读些小品散文,让自己那颗浮躁

随想曲

习俗染人

有所思

总第 5798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

漫画

沈欣

躁的心安静下来,倘若此时能来杯上好的龙井,任柔和的阳光泼洒一身,真是人世间快意之事。

学会懂得爱惜自己,听从内心的呼唤,放慢工作节奏,到田野中去,到大自然中去,多亲近自然,身心舒畅地放松自己。要给自己留些私人空间,允许自己偶尔对着窗外发呆,“不知何时萦怀抱,睡也无聊,醉也无聊,瘦尽灯花又一宵”。

要争取爱上自己的工作,多挤出些时间陪父母、陪家人。黄永玉说,对社会要世故,对生活对自己当然耍孩子气。生活中,我们需要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”的智慧。多些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”的淡定和从容,把复杂的生活过得简单了,生活就幸福了。

如果时间都用来做有意义的事情,生活当然就美了,你还会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吗?

◎凌金位

薄薄的一册《论语》,竟有两处强调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。

其一:子曰:“君子不重则不威,学则不固,主忠信,毋友不如己者,过则勿惮改。”(《论语·学而篇》)

其二:子曰:“主忠信,毋友不如己者,过则勿惮改。”(《论语·子罕篇》)

生活在今天的我们,又如何来理解“毋友不如己者”呢?在许多人看来就是:一、不要跟官职比自己小的人交朋友;二、不要跟金钱比自己少的人交朋友。

如果让孔子在天有灵,他一定会大声驳斥:“你们这种交友观大错特错,你们没有进入我的价值体系!”

确实如此,孔子这个人既重视精神人生,又重视社会人生,但不重视物质人生,他对“一簞[ān]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不改其其乐”的弟子颜回的赞许力证了这一点。可见,孔子所说的“毋友不如己者”绝对不是官职的大小、金钱的多寡,而是指精神境界的高低、道德水准的优劣。

当今社会上有权无德、为富不仁的大有人在。许多人千方百计,绕山绕水地跟他们交朋友,无非就是冲着“功利”二字而去。“功利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?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提升生活质量,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满足个人的肉体享乐。

在人生境界上,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,只注重物质人生、不注重精神人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,其境界最低。我深以为然!

伟人毛泽东有句名言: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。精神是人得以独立于世的柱石,有作为的根基。一个人有了精神才会有立场,有立场才会有风骨,有风骨才会有境界,有境界才会有气象,有气象才会活出人样来。精神不会从天而降,自地而涌,只有通过修身才能获得。

读好书就是与高尚的灵魂对话。这是最常见的修身方法。交朋友也有助于我们提升人生境界。

什么样的人可交?什么样的人不可交?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金科玉律。概括一下不外乎三点:一、贤,二、善,三、好学。

孔子曰:“益者三友,损者三友。友直,友谅,友多闻,益矣。友便辟,友善柔,友便佞,损矣。”三国文士刘虞曰:“夫交友之美,在于得贤。”明代“铁肩”杨继盛训谕他的两个儿子:“拣着老成忠厚、肯读书肯好学的,与他肝胆相交,语言必信,逐日与他相处,自然成一个好人,不入下流也。”宋代文人许斐的话更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:“与邪佞人交,如雪入墨池,虽融为水,其色愈污;与端方人处,如炭入薰炉,虽化为灰,其香不灭。”犹太经典著作《塔木德》中也有一句惊悚骇俗的箴言:“和狼生活在一起,你只能学会嚎叫;和那些优秀的人接触,你就会受到良好的影响。”

习俗染人,风俗移人,交朋友一定要慎重。与你交往的人,就是你的镜子。